

<<乱世奇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乱世奇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9075500

10位ISBN编号：7219075502

出版时间：2012-1

出版时间：广西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追月逐花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乱世奇葩>>

### 内容概要

她身为亡国公主，肩负着复国的命运。  
为争天下，她掩去花容月貌，走入草莽，闯荡江湖。  
心怀天下的她，在那乱糟糟的江湖里遇到了他——秦风。

他的冷酷、骄傲在她面前全部化作似水柔情。  
古来征战苦，朝堂机谋深，他总是不离不弃陪伴在她左右。  
在这刀俎般的世道里，爱情就像一朵柔弱的花朵，刚一抽叶开苞就可能被践踏成泥。  
他的一片痴情，她怎会不知，只是大敌当前，她又岂能因儿女情长而忘却国仇家恨？  
这份爱，她不敢珍惜。  
可谁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？  
他偏就要爱她宠她护着她，无论有多少情敌，无论她如何冷漠相对，他偏就要生死相随，痴缠她一生一世。

<<乱世奇葩>>

作者简介

追月逐花，女，80后，酷爱幻想的双鱼座。  
从小最喜欢读书，希望清渺的书卷香气能把心眼儿熏得玲珑剔透。  
因为喜欢读书，所以爱上了写文，喜欢挑战各类文体。

已出版作品：《参上，狐仙大人》《穿遇指环王》《想入菲菲》《身历六帝宠不衰》《画心》《幽冥神探》《寻宝女王》《死异》《血语玫瑰》。

<<乱世奇葩>>

书籍目录

- 引子
- 第一章
- 第二章
- 第三章
- 第四章
- 第五章
- 第六章
- 第七章
- 第八章
- 第九章
- 第十章
- 第十一章
- 第十二章
- 第十三章
- 第十四章
- 第十五章
- 第十六章
- 第十七章
- 第十八章
- 第十九章
- 第二十章
- 第二十一章
- 第二十二章
- 第二十三章
- 第二十四章
- 第二十五章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引子有人说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。

伟大的人对应巨大的星星，平凡的人对应微小的星星。

星升人生，星落人亡。

星亮人贵，星暗人衰。

浩瀚的星空，就是另一个人世。

现在人世中已经一片混乱。

星空，似乎也变得一团混沌。

清晨。

晶莹的露珠在嫩绿的青草上滑来滑去，在朝阳的照耀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。

偶尔，会有几滴露珠滴到草丛中的骷髅的眼窝边，轻轻地滑下去，像它们流下的伤心之泪。

一个月前，这里是昊月国和拿云国的战场，很多士兵在这里送走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朝阳。

天下历来是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

可这次的“分”持续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一点。

自从上个朝代结束之后，天下就陷入了群雄割据，互相混战的局面。

有无数的国家被灭掉，又有无数的国家在大片的废墟中成长起来。

有道是“宁做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”。

在这个狼烟四起的世界里，人们咬紧牙关，在乱世中苟延残喘。

不管是贫苦的百姓，还是身份高贵的凤子龙孙，都要准备好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悲惨命运。

引子一个月以前，昊月国被拿云国灭掉了。

昊月国的国王和王后自杀身亡，年仅十岁的皇太子赫太子，被当做挟制昊月国意图反抗的残余势力的政治牌囚禁了起来，而十七岁的含月公主，则被拿云国国王许配给自己的独生子桓武太子——作为安抚反抗势力的重要手段。

桓武太子同样只有十七岁，他不愿接受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，婚礼之前还在闹别扭。

他的乳母想尽办法劝慰他，“听说是很美丽的女人……”“美丽又怎样？”

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人！

”“您如果对她不满意，以后还可以纳妾……”“我不谈以后！”

现在都这样了还说什么以后？

！

我就要变成安抚敌人的工具了，懂吗？

安抚敌人的工具！

”乳母还要劝，见他双目发直望着窗外才住了口。

窗外正是春光烂漫时，几只蝴蝶正在和阳光跳舞。

他的目光中充满了羡慕，缓缓地说：“多好啊。

我真希望可以变成一只蝴蝶，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。

”“可是殿下，蝴蝶虽然自由，但随时可能死在蛛网中，或是猫狗螳螂的爪下。

”乳母的目光忽然变得深邃无比。

“是吗？”

”桓武太子变得面无表情。

第一章婚礼照常举行，不管桓武太子如何反对。

喜堂之上宾朋满座，人人脸上笑容满面。

只有这场婚礼的主角——桓武太子，脸上挂着吹不散的愁云。

婚礼的另一主角——含月公主，脸上则挂着无数小玛瑙珠穿成的面网，看不清脸上的表情。

桓武太子用冰冷的目光扫视着那些满脸喜气的人，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那么高兴。

他们看不见我脸上的愁容吗？

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喜事似的，和我无关……也对，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喜事，我一个人的悲剧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夜晚，桓武太子和含月公主入了洞房——不，应该说是和太子妃。

洞房里仍有很多烦琐的过场。

其中一项，就是喝交杯酒。

夫妇双方要端起黄金镶玉的酒杯，交臂而饮。

端杯的姿势，交臂的姿势，乃至送杯的速度，都有讲究。

含月公主已在桓武太子乳母的指导下端起了酒杯，桓武太子却迟迟不动，只是盯着含月公主看，乳母有些慌张，“殿下……”“你怎么看我呢？”

“他冷不丁地开了腔，很不友好的腔调。

“我……臣妾……”含月公主措手不及。

“你知道我是你杀父仇人的儿子吧？”

为什么要若无其事地嫁过来？

“乳母大惊失色，“殿下！”

“你难道没有感情吗？”

别人把你当做工具，你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？

“他并不讨厌她，也很同情她，只是她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让他很愤怒。

而且由于她的不争，间接地让他也成了作恶者——和其他作恶者一起导致她的悲惨命运——这是他最不愿接受的。

含月公主呆呆地看着他，开始发抖，流光溢彩的面网抖动着，掩映着她炽烈的目光。

忽然，她停止了颤抖，慢慢地低下头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声：“对不起。”

接着，疯狂的一幕开始了，她飞快地拔下束发的金钗，朝他刺了过来。

金钗哧的一声被捅进肉里。

随即，异物入体的惊骇流遍了他的全身，几点鲜血喷出。

乳母扑上来将含月公主摁倒在地，凄厉地呼唤侍卫。

他呆呆地看着她们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是把自己那清泉般清澈的眼睛拼命地睁着，睁得好大好大。

由于含月公主的刺杀行为，她被拿云国国王判了死刑。

念她身份高贵，不让她在刑场上身首异处，恩准她在密室中静静地喝下一碗毒药。

拿云国国王特意让桓武太子来观看死刑。

他早晚要成为一国之君，这是必要的锻炼。

桓武太子不想来，但不得不过来。

他所有的事，永远逃不出父亲的掌控。

他继承了母亲俊秀的容貌，也继承了母亲的温柔慈祥，父亲非常不喜欢。

父亲要的是像他一样冷酷有力的王者，而不是这种“女人般的孱种”。

父亲要锻炼他，一直是，今天也一样。

含月公主已卸掉了那华丽的装束，和其他女政治犯一样穿着白袍，素面朝天，头上绾了个松松的髻子。

在桓武太子进入密室的时候，她平静地朝他看了一眼，他的心狠狠地痛了一下。

果然是很美丽的姑娘，她的目光就像晴空一样温暖坦荡。

他似乎有点喜欢她了，可已经太迟了。

“时候到了，上路吧。”

“掌刑的父亲的目光无比冷酷，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一座冰山。”

含月公主款款地端起碗，丝毫不见慌乱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“桓武太子大叫一声。”

他没有经过考虑便开了口，话刚出口便害怕了。

拿云国国王的目光刀子似的捅了过来，“你认为含月公主的死法不妥吗？”

“桓武太子不由自主地缩起脖子，“不是……父，父王，我，我只是想问，问您，她可以……被赦免吗？”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乎无法听见。

“荒唐！”

”拿云国国王声若雷鸣，目如闪电，“你这是什么话！”

怎么可以如此懦弱！

你以后可将是一国之主，怎么能不敢惩罚你的敌人呢？

”桓武太子吓得面如土色，畏畏缩缩地朝含月公主看了一眼。

含月公主还是没有丝毫慌乱，平静地朝他笑了笑，表示感谢，接着便将毒药一饮而尽，甘之如饴。她垂下眼帘，面容安详而高贵，轻轻地颤动几下，吐出几口鲜血，如一朵断茎的兰花般飘然倒地。鲜红的血迹盛开在雪白的裙子上，好美好美。

桓武太子转过身去，只敢偷偷地哭。

几只麻雀慌张地从窗前飞过。

桓武太子躲在卧房里，呆呆地看着天空。

天空无比阴霾。

窗前的树上枝叶凋零，一只长满黑毛的蜘蛛在结着罪恶之网。

“是我的错误吗？”

”桓武太子喃喃地说，像是对身后的乳母说话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乳母没有答话。

“是我的错误吗，是我对她说了这番话她才这样做的吗？”

”他忽然大叫起来。

窗外，一只可怜的蝴蝶落入了蛛网，恶魔般可怕的蜘蛛凶狠地撕着它的翅膀。

“她……这分明是自杀！”

”他的眼泪喷涌而出。

乳母低着头，松弛的面皮布满深深的皱纹，不动声色。

黑夜。

几个黑衣人挖开了含月公主的坟墓。

拿云国国王为了显示他的“仁爱”，赏给含月公主一副棺材和几尺见方的土地。

黑衣人们劈开棺材，将含月公主的“尸体”托出来，用绸布裹住，其中的三个人将她运走，剩下的人将坟墓还原，然后也逃走了。

深山。

寒月。

木屋。

屋子正中央的软榻上摆着含月公主的“尸体”，旁边围了许多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

虽然穿着麻衣，但个个气宇不凡，似乎都曾是很显贵的人物。

他们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含月公主的“尸体”。

阴暗的孤灯把含月公主的脸照得模糊不清。

含月公主的嘴角忽然动了一下。

是灯影的关系吗？

好像不是，因为含月公主的眼皮也开始动了起来。

片刻后她睁开眼睛坐了起来，淡淡地问了句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”周围的人才松了口气。

含月公主知道，她只有死后才能逃脱拿云国国王的魔掌，所以她只有“死”。

吴月国的民间有种用曼陀罗和其他几种药材熬成的秘药，人喝下去后会昏厥，心脏停跳，呼吸停止，像死了一样，三天后才能苏醒。

她故意在洞房里刺伤桓武太子，逼拿云国国王将她赐死——如果她莫名其妙“自杀身亡”的话，难保精明的拿云国国王不会检查她的“尸体”。

她料定，拿云国国王不会将她公开斩首。

一来为了显示他的“仁爱”，二来是为了避免反抗势力情绪的激化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秘密处死女犯人的方式，一般是赐毒药。

既然是秘密的，当然要干净利落些。

用毒药最干净利落，拿云国国王最喜欢。

拿云国国王果然要将她毒死。

她使命准备毒酒的药剂师杜云将毒药换成那种秘药——杜云是昊月国太医院院判杜鸿飞的儿子。

昊月国被灭后，杜鸿飞投靠了拿云国，杜云无奈之下随父亲投降，因医术卓绝被提拔进太医院，但心仍在昊月国这一边。

含月公主被抓之后，他设法和她取得了联络，这种秘药还是他配置出来的。

在拿云国的王宫里，除了他，愿意效忠含月公主的人还有几个。

现在她身边的这些人，就是他们联络的。

两个国家仓促合并的时候，总会留下很多缝隙。

这个计划相当危险。

如果拿云国国王坚持要将她公开斩首，她就只有死路一条。

另外，使用这种秘药也相当危险，除了会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，还可能会麻痹人的中枢神经，让人再也醒不过来。

可她别无选择，她只有先逃出来，才可能慢慢想办法救她的弟弟。

昊月国能否复兴就全看他们俩了。

身为皇家人，注定要背负复国的重担。

现在她身边的人，分别是昊月国的左丞相卫康，大将军司马空鹤，宫女总管卢苇和他们的亲信随从。

他们是绝对忠于她的，可惜都没什么势力。

他们只带着自己少量的亲信躲过了昊月国的追杀。

忠臣，一般都不大会为自己找后路。

现在反抗势力中势力最大的人是孙黄，他正带领着两万精兵躲在深山里。

他是目前散落在民间的自称忠于昊月国的人当中拥兵最多的人。

拿云国攻入昊月国时，他正领兵驻扎在一处边境上，得知消息之后立即回师勤王，没想到刚到半路京师便被拿云国攻陷了。

他审时度势，认为当前最应该做的是保存力量，所以便带领大军逃入深山，为昊月国的复兴保存了最重要的一支力量。

夜晚，几辆马车在小路上跌跌撞撞地飞驰，中间的马车里坐着含月公主。

她紧抿着双唇，一言不发。

卢苇坐在她的身旁，紧握着她的手。

他们是去找孙黄，五天前出发的，至今已走了大半路程。

他们白天不敢赶路，藏匿在民家，到了晚上才敢从小路走。

一路上所有的人都不怎么说话，他们知道此行凶险难测，因为孙黄忠奸难测。

准确地说，现在任何人都忠奸难测。

嗒嗒嗒！

迎面冲来一人一骑。

马夫们赶紧停下马车。

那个骑手勒停骏马之后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。

卫康的贴身侍卫冲下车将他扶起，只见他全身是血。

他朝马车大喊：“大人，孙黄那儿去不得了！”

此人叫黎飞，是卫康放在孙黄身边的“特使”，即耳目。

孙黄借口为含月公主报仇，拯救皇太子，起兵了。

可他是知道含月公主的计策的，他这样做是想自立为王。

他知道一打为含月公主报仇、拯救皇太子的旗号，各路反抗势力都会归附在他的旗下。

果然如此，他的旗下很快聚集了十万兵马。

起兵之前他将黎飞抓了起来，再派人去杀含月公主一行人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黎飞拼死逃了出来，为含月公主报信。

他不愧为忠良之后，他的父亲是在战场上阵亡的龙飞将军，黎雄。

含月公主一行人立即躲到了深山里。

司马空鹤的一个亲信隔三差五地溜出去打探消息。

黎飞由粗通医理的卢苇负责医治，并由宫女青梅负责照顾。

另外三个宫女，则要负责含月公主和一帮大男人的饮食起居，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，青梅经常被叫去帮忙——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一日，黎飞发烧了，迷糊之中觉得很口渴，挣扎着喊着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偏偏青梅不在。

他喊了一会儿，气力渐渐弱了，忽然闻到一阵幽香，一个盛满清甜泉水的勺子伸到了他的唇边。

他吞了几口水之后，意识渐渐清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发现竟是含月公主在给他喂水。

他大惊，挣扎着想要爬起来。

含月公主的声音温柔而不失威严，“快躺好！”

伤口裂了怎么办？

”黎飞忙躺下，颤声说：“微臣这种卑贱的身份，怎敢劳烦公主……”“别说这话，”含月公主又舀了一勺水送到他的唇边，“如果不能体恤臣下的疾苦，我还算什么公主？”

”逃出来之后，她已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，还在学习洗衣做饭。

黎飞的眼角流出一滴米粒大的眼泪，他默默发誓：他就算死，也要保护含月公主！

孙黄有称帝的野心，却没有称帝的谋略。

拿云国国王逼赫太子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让孙黄归降，孙黄没有理睬。

拿云国国王又以杀死赫太子相威胁，孙黄还是没有理睬。

拿云国国王是不会杀赫太子的，他这样做是为了揭穿孙黄的真正用心，让依附他的人看看，孙黄连赫太子的性命都不顾惜，怎么是在为国尽忠呢？

如此一来，依附孙黄的人必将离散，他不用费多少兵马就能打败孙黄。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孙黄一派内部很快分裂，成了必败之师，与拿云国国王亲领的大军一战即溃，孙黄兵败被杀。

复兴昊月国的兵力，也在这一役中被消灭殆尽了。

眼前已成了死局，可功勋老臣们还想把死局盘活。

他们之所以苟活下来，全都是为了复兴昊月国。

即使前途只是镜花水月，他们也要拼一拼。

司马空鹤和卫康、卢苇商议之后，决定去找牙蜂。

不在万般无奈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找他的，牙蜂以前在昊月国只是个校尉，在拿云国攻入昊月国，国内一片混乱的时候带兵出走，上山为盗。

孙黄起兵的时候他也没有响应，不知他是慧眼独具，还是另有打算，他比孙黄更加忠奸难辨。

唯一可以指望的，是他小时家贫，司马空鹤曾照顾过他和他家人的生活，不知他会不会念着这个旧情帮助他们。

这样做很有风险，但别无选择。

他们所知道的，还能联系上的人，只有他了。

牙蜂是个粗莽的汉子，一脸的虬须。

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连相助复国的事也一口答应，“我本来就是昊月国的臣子，营救赫太子，复兴昊月国乃是我分内之事！”

”大出司马空鹤他们的意料。

牙蜂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，席上人人笑容满面，只有黎飞眉头紧锁。

他觉得牙蜂可能是别有居心。

因为光在这宴席上，牙蜂就偷偷瞄了含月公主四次。

一个月过去了。

牙蜂这一个月来只是天天拿好酒好肉招待含月公主他们，救人和复国之事一直不愿多谈。

卫康这帮老臣坐不住了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一日，司马空鹤出面，要和牙蜂推心置腹地谈一谈。

牙蜂却和司马空鹤打了半天哈哈还不愿进入正题。

司马空鹤急了，单刀直入，“国家复兴之后对功臣论功行赏是少不了的。

事成之后，你必占首功。

你想要什么，现在可以先提出来。

” “这个……不敢不敢。

现在小人一功未建，不敢有什么妄想。

只是小人现在乃山中盗匪，为昊月国起兵的话，恐怕名分不正。

” “你要什么封号，老朽尽可以为你讨来！

” “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讲什么场面话，我就直说了，千羊在望不如一兔在手，我……我想与含月公主结为夫妻，这样以女婿的身份搭救小舅子，再收复岳父的天下……” “你休想！

” 司马空鹤拍案而起，“公主是何等身份，怎能嫁与你这粗人！

” “那复国之事……” “你就不用费心了！

老朽这就请含月公主移驾！

” “你以为你们还能走得了吗？

” “你？

！

” 牙蜂把含月公主一行人全抓了起来。

含月公主被独自软禁在一个阁楼之上。

牙蜂对她还算客气，给了她三天时间“好好考虑一下”。

其他人则全被投入了地牢之中。

黑夜。

含月公主独坐窗前，愁眉紧锁。

什么“考虑”？

！

她根本不会考虑的！

自己这等尊贵之躯，怎可下嫁于这乡野村夫？

可是，她真的可以坚持这样吗？

她是不是太任性了呢？

拒绝牙蜂的后果是什么？

当然是她和身边这些一心复国的忠臣都会死在牙蜂手里。

弟弟再也没有人去救！

国家永远都不能复兴！

显然太不负责任了！

可是一想起牙蜂的粗鲁卑鄙，她就感觉屈辱得喘不过气来。

她扑倒在床上，紧紧地抓着被褥，把脸贴在被子上，眼泪蜿蜒着流入被子里。

呼啦！

从窗口跳入一个黑影。

她吓了一跳，猛地扭过头去，脖子都扭痛了。

“公主！

” 是黎飞！

她松了口气，手还紧紧地攥着被褥。

黎飞满身脏污，额角还有一块淤青，“公主！

我逃出来了！

卫康大人有一个计划，请您定夺！

” 含月公主盯着他的眼睛。

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她的心稍稍安定了些，沉声道：“快讲！”

“真是一步险棋啊，不过成功的希望似乎不小。”

黎飞又潜回了牢里，赶在狱卒发现之前。

第二章含月公主叫看守她的兵丁转告牙蜂，她愿意嫁给他了。

牙蜂欢喜得像喝了酒的猴子，命厨子立即准备酒席，晚上就举行婚礼——他可真是急呢。

转眼就到了晚上。

山寨的大小头目和不值班的喽啰们都坐到了喜堂上。

卫康他们也被从牢里提了出来，发给碗筷，还被安排在比较尊贵的席位。

含月公主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被几个使女搀了出来。

牙蜂大踏步走过去，轻轻挽住她的胳膊。

他一身大红打扮，配上他粗鄙的面容，比活宝还像活宝。

按山寨的规矩，拜过天地后，寨主和寨主夫人要坐在喜堂上接受山寨弟兄的恭贺。

各弟兄争先恐后地给牙蜂敬酒，对含月公主却不敢冒犯。

一更已过，牙蜂已喝得不知东南西北，正准备拉了含月公主回房，山寨的七当家刘虎却又端着酒杯拦住了牙蜂。

刘虎一脸谄媚，笑得满脸堆肉，“今日大当家荣升驸马，已是皇亲国戚，我等也跟着沾光，我等以后必将为驸马爷出生入死，共建伟业！”

牙蜂被说得心花怒放，举杯狂迎，一道电光般的杀气在刘虎眼中一闪而过，他刷的一声拔出匕首，向牙蜂刺去。

一刺不死，又是一下。

刷刷刷！

席间跳出几十个人，拔出长刀将其余人等围在中间。

他们都是刘虎的亲近属下。

他们藏着兵刃，也控制喝酒的量——快过量时他们就将酒偷偷倒到领子里或吐在手帕里——他们的领子里藏有棉花，怀里揣了好几条手帕。

其余人见状大惊。

他们全是来喝喜酒的，身上没有带兵刃，又都已经喝得烂醉，别说反抗了，连站都站不稳。

第二章含月公主忽地一下站起，扯下盖头，厉声大喝：“牙蜂犯上，罪有应得，尔等都是昊月国的臣子，却不尊皇族，效忠反贼，可知自己罪恶滔天？”

“她傲然四顾，威风八面。”

“臣知罪！”

“一阵死寂之后，人堆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认罪声，还有人跪了下来。”

乱世之中各国君主为了巩固统治，都要给国民灌输愚忠思想，军人中毒最深。

卫康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叫含月公主出面训话。

她代表着昊月皇族，只有她才能镇得住他们。

再则钢刀加颈，不见风使舵就是死路一条，这个道理傻瓜都明白。

含月公主继续训话，“本来尔等已罪无可赦，但本公主念尔等也是遭人胁迫，只要你们改过自新，效忠皇族，本公主就饶你们一条性命！”

“为臣知罪！”

愿意效忠！”

“那些家伙此起彼伏地喊着。”

卫康松了一口气，看着刘虎露出了笑容。

昨天刘虎带了酒肉来牢里看他们，态度恭敬。

卫康猜度他应该还有少许忠君之心，便和他攀谈，果然他言语间提到不少昊月国国王对他的恩情，如赦免了他父亲的死罪，再恩准他入军守边，不到三年便升为陪戎校尉等。

卫康便对他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劝服他帮助他们。

他们在牢里密谋了今日的计划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刘虎为防狱卒走漏消息，还给了狱卒三十两银子。

所谓昊月国国王赦免他的父亲，其实是他父亲杀了人，碰巧赶上赫太子降生，国王大赦天下。

至于他的官位，全是他自己奋斗而来，昊月国国王从来没有有意识地给他刘虎施加恩典。

愚忠嘛，就是要把在昊月国得到的所有好处都当做是昊月国国王给他的。

刘虎提议，既然已奉含月公主为主，就不应再循山寨旧例排列座次，应按朝廷礼制，奉含月公主为镇国公主，设置文武官员，组建小朝廷。

一月后祭天，举行各项册封礼。

这个提议满足了卫康等托孤老臣的虚荣心，当然被采纳了。

刘虎把含月公主安置在一个华丽的小院里。

其他人的住处很远，孤零零的，自占山头，因为刘虎说含月公主身份高贵，这样才能显出尊卑，还提议把这个小院叫做栖云宫——原来昊月国王宫的名字。

直到换上睡衣钻进帐子，含月公主才松了一口气——即使在使女面前也要装成那副威严模样，她早就累坏了。

其实刚才她怕得内衣都被汗湿了，直到现在脑子里还嗡嗡作响。

又过了一关，该有十天半夜消停日子过了吧？

东方已经发白。

刚才紧张过度，含月公主根本睡不着，她决定就这样躺到天亮。

以后应该有的是时间休息，姑且把眼睛闭上。

咦？

她忽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。

掀开帐子，见一个使女的身影在窗边一闪即逝。

她呆了一呆，慢慢地躺下来，心头怦怦直跳，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。

她从使女身上嗅到了一种气息，是在被拿云国国王监禁时也曾嗅到的气息。

她们“细心”过度了，即使在她假寐时都要偷偷地盯着她。

她们在监视她。

为什么要监视她？

难道刘虎有异心？

完全有可能！

他也许只是想借她的威望拉下牙蜂，自己为主。

他要在一个月之后再册封群臣，这一个月间卫康他们就无权无职，杀他们很方便。

难道刘虎也会把她……不可能，山寨里的人已拜她为主，杀她势同谋反。

他也许想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不过卫康等人的性命他是绝不会留的……天哪！

得快点报信给他们！

可怎么报信呢？

含月公主找到刘虎，叫他准备一批米糕。

米糕在昊月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象征着平安和好运，一般节庆或祭祀之时都要吃米糕。

含月公主说山寨的人拜她为主需要单独庆祝，和祭天册封放在一起太小家子气，但现在万事宜简，就做些米糕，由她分发给上下人等便可以了，催刘虎快办。

刘虎自然遵命，现在他正需要好好表现。

第二天早饭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聚在大厅里等候发米糕，含月公主在卧室里由使女伺候穿上盛装。

她假意说今日广泛施恩，拿出首饰盒让使女们任取一件喜欢的——这些首饰也是刘虎帮她准备的，使女们像群抢食的鸡似的一拥而上。

含月公主趁她们挑花了眼时，偷偷摘下金钗上的玉片，用钗尖在上面画了“提防刘虎”四个字。

在发米糕给卫康时，暗暗将玉片插入糕中递给他，还给卫康使了个眼色，宽大的袍袖给她提供了便利。

。

卫康会意，吃出玉片后偷偷藏了。

从大厅回来后含月公主就焦急不安地等待消息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本来她已紧张得茶饭不思，可是怕被人怀疑，还是照常吃饭喝茶。这一天竟比一年还要漫长，终于在半夜时分乱了一阵，卫康等人冲进来说刘虎已被杀了，是暗杀。至于怎么让山寨众人臣服，那就很好办了。一来他们都已经拜了含月公主为主，二来卫康数十年效命于朝廷，手段还是颇有一点的。含月公主自立为山寨的大当家。她说服卫康等人不用朝廷礼制，认为实力不够时空担虚名只会惹来麻烦。卫康等人越发觉得公主英明，纷纷焚香拜天，感谢上天给了他们一个英明的主子。含月公主迎来了她作为大当家的第一个早晨。她对着镜子梳顺自己的头发，细细地抚摩着。这头长发她从三岁便开始留，从没剪过，现在已经比身体还长了。她眉头紧蹙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拿起剪刀，刷的一声将长发剪到只到肩头。她不再梳高耸繁复的发髻，只将头发紧紧地盘到脑后。不再插金钗银钿，只用根荆钗固定。她不再穿女服，也不再涂脂抹粉，而是改穿男装，素面朝天。从小到大从未离身的玉佩也被她解下，换成了三尺长剑。她从此不苟言笑，宛然一副深不可测的大政治家的样子，所有的臣子都觉得她这个样子好。因为她必须是这个样子，必须运筹帷幄，无所畏惧。其实她真实的内心世界，完全是另一个模样：怯懦，恐惧，彷徨，完全不知道怎样走这条艰险的复国之路。虽然被形势所逼，做了件“了不起”的事，但她仍旧没有自信，那毕竟是被逼出来的。她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她又梦见牙蜂了。他是在她面前被杀的，她总是梦见他从墙角里爬出来，浑身是血，眼瞪得老大。惊醒之后她总是再难入睡，见外面月光如洗，她决定出去转转。月光将大地染成一片乳白，天地间一片光明。可月光也有照不到的地方，草丛中，树林里，大片的黑暗瑟瑟发抖。含月公主心里的黑暗也如蠕虫般抖着，抖得她心尖发颤。突然间，一阵优美的笛声像一股甜香悠悠地飘来。含月公主心里的不安消失了，慢慢露出甜甜的微笑，循着笛声走过去。山头上一块突出的大石正散发着柔和的光晕，上面坐着一个俊秀的少年，唇边玉笛如冰，是黎飞。他看到她时惊喜万分，移开玉笛，想开口说话。“别停！我想听。”含月公主眼帘垂下，长长的睫毛和眼下的阴影混为一体。黎飞继续吹笛，笛声跳了几下，溢出了无限喜悦。含月公主在离他不远处坐了下来，一手托腮，静静地听着。月光爱怜地给两人披上乳白的纱衣。两人就这样保持着不变的姿势，久久。月亮钻进了云层，曲子也结束了。黎飞把笛子靠在唇边，惶惑不安地看着含月公主。含月公主如梦初醒，“你吹得很好啊。”此刻含月公主懒懒的神态，更显风韵。“多谢公主夸奖。”“别那么客气。”一阵狂喜涌上黎飞的心头。他的肩膀，受宠若惊似的颤动了一下。“给我看看你的玉笛好吗？”含月公主伸出手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月光下她的手掌雪白晶莹。

黎飞将玉笛递到她的手里，轻轻地，仿佛害怕劲稍大点她的手掌就会像积雪一样垮掉。

含月公主爱怜地抚摸着玉笛。

玉笛温润，几丝细纹滑入她的手掌。

她凑近看了看，是“玉纹”两个字。

“玉纹是……”“是家母的名讳。

上面还有家父的名讳……”他从含月公主手中接过玉笛，准备指给她看。

见她的手雪白可爱，忍不住碰触了一下。

只用了一根指头，从她的手背划过，直到指尖，他感觉到了如绸缎般的触感。

“放肆！”

含月公主脸色大变，抽手回去，藏入衣袖，像被他割了一刀似的。

黎飞身体僵硬，瞳孔收缩。

含月公主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她是不能有爱情的，为了复国大业！

想要推翻拿云国国王，没有强大的势力是不行的。

只靠慢慢地招兵买马，一点一点地扩大势力，也是不现实的。

当前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找到其他对拿云国国王不满的势力，和他们合作。

当今的拿云国国王并非皇族正统，只是一个草莽出身的武将。

十年前制造事变，将所有的皇族正统在一夜之间杀尽，在血泊中登上王位。

即位之后他穷兵黩武，劳民伤财，对他不满的人相当多。

但他们大多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腐儒，只敢在暗处骂骂，或是些小股小股的流寇。

只有一个组织相对强大，这个组织叫做“蕤”。

蕤的意思是帝王之死，足见这个组织对拿云国国王的蔑视。

不过它并不是专门为了反抗拿云国国王而建立的。

它起先只是一些流民想通过团结来寻求保护和依靠，在拿云国的飞凰县自发集结而成，后来有江湖人士加入了进来，将组织重新组编，又在其中普及了武功。

它独立于朝廷之外，又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庇护所，自然会与朝廷发生冲突，由此被当成敌对组织。

它现在的首领幻云索性将它更名为蕤，与朝廷对抗上了。

在与朝廷明里暗里多次周旋后，蕤不但没有消亡，反而更强大。

司马空鹤终于找到了和蕤联系的方法。

他和含月公主带了七八个手下，秘密前往蕤的朱雀分堂所在——禹迟县。

本来司马空鹤认为含月公主身份高贵，不必亲往，但含月公主坚持要去。

她认为既然是要跟人合作，自然要表示足够的诚意。

朱雀分堂的所在地是禹迟县县城附近的一个叫石蓝镇的小镇。

他们刚到镇上司马空鹤就去找接头之人周华。

周华是朱雀分堂的一名副香主，收了司马空鹤三十两黄金才答应帮他们穿针引线。

他们首先要见朱雀分堂的堂主秦风，再想办法得到他的帮助。

秦风是幻云比较信任的手下，如果可以得到他的帮助，说服幻云和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便相当大。

司马空鹤走后，含月公主带了几个随从到镇上走动，她觉得有必要先弄清这里的情况。

离旅店不远的地方有个戏院，里面很热闹，听说在上演新剧。

乱世的百姓非常向往和平幸福的生活，但在现实中很难得到，只能在戏院里寻求安慰。

台上的女主角很美，美得让人忽略剧中的情节，只顾盯着她看。

她的美与众不同，既有女子的柔媚，又有男子的英爽大气。

不过她的美也不是完美无缺的：身材略高了些，骨架也有点大。

不过她的姿态轻盈优雅，弥补了身材上的缺陷。

戏演完了，含月公主走到后台，她想看看女主角卸妆后的样子。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她忽然看见司马空鹤和周华神态诡异地走进后台，周华走进一个化妆间，司马空鹤在外等候。含月公主忙迎上前去，小声问司马空鹤为什么来这儿，司马空鹤说他们“要找的人”正在这个地方。含月公主会意，立即紧张起来。

周华很快出来了，带他们进去，并对里面一个青年男子行礼。这个男子长得很是俊秀，身旁的桌子上还放着女主角的戏装。

含月公主差点晕过去，这人就是秦风？

分明是刚才戏台上的……晚上，秦风在朱雀分堂的厅堂里设宴款待司马空鹤和含月公主。因为白天的时候秦风很爽快地答应谈一谈，晚上招待他们的礼数又颇周，司马空鹤以为和秦风谈妥的可能性较大，便旁征博引，深入浅出，大谈“道义”，使出全身的解数劝说他。

没想到秦风狡猾得很，不管司马空鹤说什么，就是在那里左一言右一语地打太极。

含月公主端庄地坐在那里，眼帘低垂，一副高贵内敛的样子。

现在秦风的形象和说话的腔调都挺男人的，他的面庞只能说是清秀，并没有女里女气，可她脑中总是浮现秦风在戏台上扮女人的样子。

他扮得很像，很美，但就是这样才让人恶心。

她的心渐渐地沉了下去，和这种人合作，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失败。

刷！

一根筷子飞来，擦着含月公主的脸而过，悄无声息地插入了含月公主脑后的柱子里。

筷子是竹子做的，柱子是硬木做的。

能以竹筷插入硬木，还像针刺豆腐似的了无声息，手劲的确了得。

等筷子刺入柱子后含月公主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，一瞬间她浑身紧绷，动弹不得，着实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发招的人正是秦风，他说：“那边的大当家一定很无聊吧，我看你都快睡着了。你也来说几句嘛，既然要和我们合作，你怎么可以不说话呢？”

刷刷刷几声，含月公主的随从们钢刀出鞘。

几个薨的教众闪电般贴了过来，将他们的刀又摠了回去，并一把拿住他们的肩膀。

他们顿时浑身酸麻，动弹不得。

司马空鹤大惊失色，“您这是干什么？”

！

”哈哈！

秦风笑了起来，“我只是打个招呼。”

”他随后示意教众放开含月公主的随从，扬声对含月公主说：“你来跟我谈好了。”

”司马空鹤忙道：“堂主……”秦风打断他，“收起你的那一套吧，别跟我谈什么道啊，义啊。我只想知道，和你们合作，我们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。

在这个乱世，所谓‘道义’，只能拿来骗小孩罢了！

我想听听你们大当家怎么说。

开门见山吧，大当家。

”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含月公主身上，一时间厅中鸦雀无声。

含月公主依旧眼帘低垂，似乎已经被吓坏了。

她面无表情，无意识似的抬了抬下巴，缓缓地睁大眼睛，里面陡然射出了犀利的目光。

她大声说：“恕我直言，我认为你们一定会帮助我的。”

”“哦，怎么说呢？”

”秦风差点笑出来。

“你们迟早都会起兵的。

因为你们需要一个自由王国。

”“自由王国？”

”秦风的笑容还没完全展开就定住了。

“你们的梦想不就是给流离失所的流民建立一个自由王国吗？”

## &lt;&lt;乱世奇葩&gt;&gt;

我想，在拿云国的压榨下，你们过得一定不舒坦吧。

”秦风已经端正了脸色，“那又怎样？”

”“既然迟早要起兵，多点人望当然更好。

我可是昊月国的公主，凭这个名号，就可以号召天下的百姓。

”秦风盯着她的眼睛，身子已不由自主地坐正了。

他心里当然明白，无论何时，起兵如果能为“天下唱”，就等于成功了一半。

“你打算怎么合作呢？”

有什么条件？”

”他严肃地问。

第三章含月公主故意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，“这不能跟你谈。

我也该见见你们的大当家，不是吗？”

”秦风愣了愣，大笑起来，“好！”

就凭你这几句话，我就带你们去见圣主！”

”接着，他转头对司马空鹤说：“今天下午你叫人送到我府上的黄金，还是收回去吧！”

我对这一套不感兴趣！”

”含月公主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

秦风要亲自带含月公主和司马空鹤去见幻云，他们带来的随从则不许跟着。

为了首领的安全，薨的成员一般不会带过多的客人去见首领。

“我相信二位不需要带着随从吧？”

”他狡黠地笑着。

司马空鹤还在疑虑，含月公主却已答应了他的要求。

“公主……”司马空鹤小声说。

“我相信秦风大人会保证我们的安全的。”

”含月公主盯着秦风，大声说。

“当然！”

”秦风一脸坏笑，“如果弄丢了幻云圣主的客人我会没脸见人的！”

”一道凛冽的目光从他眼中射出，但一闪即逝。

含月公主用同样凛冽的目光迎了过去，也是一闪即逝。

“有趣！”

”他又笑出了声。

秦风和含月公主约好三天后出发。

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，秦风让他们搬到了专门给客人住的西院，他们的随从则被打发回了山寨。

搬进去的第一天很宁静，可含月公主晚上就是睡不着。

第二天的晚上，含月公主就不再强迫自己入睡，出去散步。

虽说是散步，她仍穿着盔甲，拿着长剑。

她不知不觉地走到院中专为客人练剑而准备的木桩前。

木桩上包着稻草，扎成人形。

想得还真是周到啊，是因为这里的客人全是江湖中人吧。

## <<乱世奇葩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刚一看到《乱世奇葩》的时候，就感觉眼前一亮。

清新素丽的文笔，加上凄婉曲折的情节，就像午后的一杯加了花香的清酒，滋味惊艳，回味悠远。

——亚未 资深作家 作品《若此最好时光》等本文的爱情无异是瑰丽和灿烂的，两位主人公在沾满血迹的花丛般的乱世中寻找相互的依靠，让人忍不住为他们悬心和期待。

等到他们找到彼此，依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大大地松了口气，衷心地为他们感到欣喜。

——人鱼 作者 作品《上班那点事》言情，不仅仅是要写爱情，也要写友情、亲情等世间之情。

《绝世奇葩》不仅把爱情描绘得异常美丽，也把亲情、友情描绘得深刻灿烂，读来令人倍感亲切和感动。

——傲天月 魅力文化编辑

## <<乱世奇葩>>

### 编辑推荐

追月逐花所著的《乱世奇葩》不仅把爱情描绘得异常美丽，也把亲情、友情描绘得深刻灿烂，读来令人倍感亲切和感动，一个是乱世奇葩，一个是武林瑰宝，奈何相思愁断肠。清新素丽的文笔，加上凄婉曲折的情节，就像午后的一杯加了花香的清酒，滋味惊艳，回味悠远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